

武漢方言的句末助詞“的”

趙琛

武漢大學

提要

本文探討了武漢方言中句末助詞“的”的語法和語用特點。研究發現，武漢方言中的“的”有兩種區別於普通話的用法：其一，武漢方言中表示確認語氣的“的”的使用範圍比普通話更廣，既可以用於確認某個命題的真實性，也可用於確認某個過去事件的真實性；其二，武漢方言中的“的”可以充當時體標記，表示最近將來時或一般將來時。同時，文章還將武漢方言中句末助詞“的”與“了₂”進行了比較，指出雖然“的”和“了₂”在一些場景下允許交替使用，但兩者仍然存在語法和語用上的區別。最後，文章運用制圖理論描述了武漢方言中不同類型的“的”之間的句法層級關係。

關鍵詞

武漢方言，句末助詞“的”，時體標記，制圖理論

1. 引言

武漢方言¹的“的 [ti⁴²]”作為句末助詞，與普通話的“的”有同有異。普通話句末助詞“的”的核心功能也見於武漢方言中，且用法基本一致：

- (1) a. [武]：我（是）前天到家的_a。²
 b. [武]：他（是）會去參加演出的_b。

學界對句末助詞“的”的功能分類仍有爭論。有的學者將句末“的”統一分析為語氣助詞（袁毓林 2003；完權 2013；林若望 2016 等），有的學者則主張（1a）和（1b）是不同性質的“的”，應當分開處理（Paul & Whitman 2008；范曉蕾 2017, 2024；劉瑩、程工 2021 等）。劉瑩、程工（2021）根據寬窄焦點，將“的”分為窄焦點和寬焦點兩類。Paul 和 Whitman（2008）和范曉蕾（2017, 2024）則將“的”分為對比焦點和斷言語氣或確認語氣兩類。本文將採納後一類學者的觀點，將普通話中的句末“的”分為兩類，並按照相同的分類標準處理武漢方言中的句末“的”。為了便於區分，我們把表示對比焦點的句末“的”標記為“的_a”，把表示確認語氣的句末“的”標記為“的_b”。

除了上述兩種基礎用法外，武漢方言中的句末“的”還有一些特別的用法。武漢方言中的“的_b”比普通話的使用範圍更廣，它可出現在過去時制中，與詞尾“了”（記作“了₁”）共現，表示對過去事件的主觀確認，而普通話的“的_b”排斥“了₁”，多用於非過去的時制中（普通的話語料引自向思琪、范曉蕾 2022: 191）：

- (2) a. [武]：我昨天（是）洗了₁碗的_b，不信你看。（[普]：我昨天洗了碗了……）
 b. [普]：??我吃了₁飯的_b，別下麵了。/??他昨天洗了衣服的_b，不要罵他。

武漢方言中還存在一種完全不同於普通話用法的句末“的”，這種“的”用於將來時的語句中，表達即刻或將要做某事的含義，由於這類用法的“的”沒有對比焦點或確認語氣的含義，因此排斥與“是”共現，我們把這類句末“的”標記為“的_c”，見下例：

¹ 武漢方言主要是指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及其周邊地區使用的方言，屬於西南官話湖廣片鄂中小片。武漢方言是作者的母語，文中的武漢方言語料為自省語料，並已逐條向其他母語者進行過確認。由於武漢方言與普通話的詞彙和發音較為接近，主要是語調上的區別，因此除了個別虛詞，我們將不對武漢方言進行特別標注。

² 我們只會在必要的時候用“[武]”或“[普]”來標注某個語料是武漢方言還是普通話，所有沒有特別標注的語料都來自武漢方言。

- (3) 我 (* 是) 學習去的_o。([普] : 我去學習了 / 我這就去學習。)

觀察例(2)和例(3),不難發現:武漢方言中的“的_b”和“的_o”大致對應普通話的句末助詞“了”(下文記作“了₂”)。那麼,武漢方言中的“的_b”和“的_o”與普通話的“了₂”之間到底有何關聯呢?本文將重點探討武漢方言中句末“的”的這兩種特殊用法。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將具體分析“的_b”和“的_o”的語法特點和語用特點,釐清武漢方言中的“的_b”、“的_o”與普通話“了₂”之間的聯系和區別。第四部分將運用制圖理論的框架來描述不同句末“的”之間以及句末“的”與其他句末助詞、語氣詞之間的句法層級關係。第五部分是對全文的總結。

2. 武漢方言中的“的_b”

2.1. “的_b”的語法特點

武漢方言中表達確認語氣的“的_b”比普通話的“的_b”使用範圍更廣。普通話的“的_b”一般只用於非過去時制的語句中:

- (4) a. [普] : 那個會議,我會參加的_b。
b. [普] : 他應該參加過這種會議的_b。
c. [普] : 他有個兒子的_b,在中原戰場。(引自完權 2013: 52)
d. [普] : ??我吃了₁飯的_b,別下麵了。(= (2b))

武漢方言的“的_b”則既可用於非過去時制的語句中,也可用於過去時制的語句中:

- (5) a. [武] : 那個會,他會去的_b。
b. [武] : 這麼簡單的道理,他肯定曉得的_b。
c. [武] : 他有個兒子的_b,後來得病走了。
d. [武] : 他去年買了車的_b,不可能再買了[liao]。([普] : 他去年已經買了車了,不可能再買了。)

“的_b”在用於過去時制的語句中時,有兩個主要特徵。其一,在句法分佈上,“的_b”不能單獨出現,必須與動後體貌標記“了₁”或其他體貌標記連用:

- (6) a. [武] : 我昨天洗了₁碗的_b。
b. [武] : 我昨天洗過碗的_b。
c. [武] : *我昨天洗碗的_b。

其二，“的₆”所在的語句具有完成體（perfect）的體貌特徵，強調過去某個事件的發生會對當下產生關聯或影響：

- (7) a. 他昨天吃了火鍋的₆，今天就換個花樣撒！（[普]：他昨天吃了/過火鍋了，今天就換個花樣唄！）
 b. - 你麼樣還在看電視啊？！趕快去做作業撒！（[普]：你怎麼還在看電視啊？趕快去做作業！）
 - 我早上做了作業的₆。（[普]：我早上已經做了作業了。）

另外，由於完成體體貌本身的特性，“的₆”也可以出現在未然的語境下：

- (8) 你要是喝了飲料的₆，就不要再喝水了。（[普]：你要是喝了/過飲料了，就不要再喝水了。）

在語句類型方面，“的₆”在過去時制和非過去時制的語境中表現不完全一致。

在過去時制的語境中，“的₆”除了可以出現在陳述句中，還可以出現在是非問句、正反問句、反問句，特指問句中，但不能出現在否定句中，而在非過去時制的語境中，“的₆”可以出現在是非問句、正反問句、反問句和否定句中，但不能出現在特指問句中：

- (9) a. 你昨天洗了碗的？（[普]：你昨天洗了碗了嗎？）
 b. 那個會，他準備去的？（[普]：那個會，他準備去嗎？）
 (10) a. 你昨天洗冒洗碗的啊？（[普]：你昨天洗沒洗碗啊？）
 b. 他後天參不參加那個會的啊？（[普]：他後天參不參加那個會啊？）
 (11) a. 你早上未必做了作業的啊？（[普]：你早上難道做了作業嗎？）
 b. 他未必會去參加她的婚禮的啊？（[普]：他難道會去參加她的婚禮嗎？）
 (12) a. 你跟哪個吃了火鍋的啊？（[普]：*你跟誰吃了火鍋的？）
 b. * 他會跟哪個去參加那個會的？（[普]：* 他會跟誰去參加那個會的？）
 (13) a. * 你昨天冒/不是做（了）作業的。（[普]：* 你昨天沒/不是做（了）作業的。）
 b. 他不會去參加那個會的。（[普]：他不會去參加那個會的。）

此處不同時制的“的₆”之間的差別可能來自於其在表達確認語氣時的範域（scope）上的差別。非過去時制的“的₆”的範域是整個命題，高於否定詞，因此允許否定詞出現；它之所以不能出現在特指問句中，是因為特指問句的本質是對命題的

某個部分的不確定，與“的_b”所表達的確定語氣產生矛盾，因此(12b)不合法。過去時制的“的_b”的範域僅包含過去事件，對過去事件的否定會與對過去事件的確認這一語義產生矛盾，因此(13a)不合法，而(12a)合法是因為“的_b”確認的是“吃火鍋”這個過去的事件，而疑問詞提問的對象不屬於被“的_b”確認的部分。

普通話的“的_b”跟武漢話的“的_b”也存在差別，根據范曉蕾(2024)，普通話的“的_b”不能出現在是非問句中：

(14) [普]：主任明天(是)會來單位參加會議(*的_b)嗎？

這說明武漢方言的“的_b”在表示確認語氣時，其主觀性沒有普通話的“的_b”強，說話人允許自己對某個命題的信念被會話的另一方推翻。

2.2. 過去時制語境中的“的_b”和表示完成體的“了₂”³

當武漢方言中的“的_b”出現在過去時制或假設的語境中時，通常都可以與句末助詞“了₂”互換：

(15) 他昨天吃了火鍋的_b/了₂，今天就換個花樣撒！

(16) - 你麼樣還在看電視啊？！趕快去做作業撒！

- 我早上做了作業的_b/了₂。

(17) 你要是喝了飲料的_b/了₂，就不要再喝水了。

學界對普通話“了₂”的研究已相當深入。大多數學者認為“了₂”的典型功能是標記狀態的改變(change of state)和完成體。我們已在2.1節中指出，(15)–(17)這類“的_b”的語句具有完成體的體貌特徵，既然“了₂”的其中一個重要功能便是標記完成體的體貌，那麼“的_b”可以與“了₂”相互替換也就不足為奇了。

必須指出的是，“的_b”和“了₂”之間的互換性並不意味著此處的“的_b”一定是一個完成體標記，只能說明帶有過去時制的“的_b”的語句與帶有“了₂”的語句之間具有體貌上的兼容性。事實上，作為語法標記，“的_b”和“了₂”之間存在本質的區別。

首先，在武漢方言中，“的_b”和“了₂”並非互補分佈，兩者可以共現，且“的_b”必須位於“了₂”之後：

³ 武漢方言中的句末助詞“了[liao]”和普通話的用法基本一致，因此，在本文中，我們直接將武漢方言中的“的”與普通話中的“了₂”進行對比。

- (18) - 你週末搞麼事了₂的_b啊？（[普]：你週末幹什麼了啊？）
 - 我週末去爬黃鶴樓了₂的_b（[普]：我週末去爬黃鶴樓了。）
 -* 我週末去爬黃鶴樓的_b了₂。

其次，“的_b”用於過去時制的語句時，不能單獨出現，必須與動後的體貌詞連用（參見 2.1 節），而“了₂”卻無此限制：

- (19) a. * 我昨天洗碗的_b。（=（6c））
 b. 我昨天洗碗了₂。

第三，在語篇中，“的_b”不能報導一個獨立的新信息，需要有預設命題，而“了₂”不需要：

- (20) - 前面是麼板眼啊？這多人？（[普]：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怎麼這麼多人？）
 - 那輛卡車撞了人了₂。
 -* 那輛卡車撞了人的_b。

2.3. 對“的_b”的界定

根據上文的討論，我們認為武漢方言中的“的_b”是一個純粹的語氣詞，用於傳達一種確認的語氣，即確認一個命題的真實性（李訥等 1998；范曉蕾 2024 等），帶“的_b”的語句之所以不能單獨報導一個新事件（參見（20））是因為它需要“預設會話雙方對所表命題 P 的信念不一致”（劉瑩、程工 2021: 28），而不能是全新的信息。具體而言，在“我早上做了作業的”這句話中，說話人相信“做作業”這個事件的真實性，而聽話人不相信或不那麼相信，因此，說話人通過“的_b”來強調這個事件的真實性。

武漢方言的“的_b”與普通話的“的_b”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除了可以確認非過去時制命題的真實性之外，還可以確認過去事件的真實性。確認過去事件的“的_b”會進一步衍生出完成體的語義，因為如果某一個事件需要說話人加以確認，就說明這個事件的發生必然對當下有影響。因此，確認過去事件的“的_b”之所以可以被“了₂”替代（參見（15）-（17））是因為前者的語義蘊含了完成體的語義。

漢語是一個體標記語言，武漢方言作為西南官話區，也繼承了漢語的類型學特點，擁有豐富的體貌標記。倘若確認過去事件的“的_b”是一個語氣詞而不是體貌標記，那麼在帶有“的_b”的過去時制語句中就仍需要一個虛詞來標記完成體的體貌含義。陳前瑞、胡亞（2016）指出，“了₁”和“了₂”在體貌意義上並非涇渭分明，而是具有重合性的：“了₁”和“了₂”都具有完成體和完整體（perfective aspect）的含義，只是有不同的側重。“了₁”以完整體功能為主，完成體功能為輔。“了₂”以完成體功能

為主，完整體功能為輔。我們認同這一觀點。我們認為“的₁”語句中的完成體很可能是通過“了₁”或其他動後體貌詞來標記的，這也是其不能單獨出現，必須與動後體貌詞共現的原因（參見（6）、（19））。這一觀點也得到了語料上的印證：

(21) 他昨天吃了₁火鍋，今天就換個花樣撒！

(22) 我去過黃鶴樓，不想再去了。

(23) 我剛才吃了₁飯，不餓了。

3. 武漢方言中的“的₁”

3.1. “的₁”的語法特點

武漢方言中的“的₁”主要有四個語法特徵。首先，在時制方面，“的₁”只能出現在將來時的語境中，不能出現在表示現在或過去時制的語境中：

(24) （我不想再學了，）我看電影的₁。（[普]：……我看電影了。）（最近將來時）

(25) 我下午看電影的₁。（[普]：我下午打算去看電影。）（一般將來時）

(26) a. *我昨天看電影的₁。（過去時）

b. 我昨天看電影了[liao]。（[普]：我昨天看電影了。）

(27) a. *我在看電影的₁。（現在時）

b. 我在看電影（在）。（[普]：我在看電影。）

帶“的₁”的語句既可以有表將來的時間狀語，如“下午”、“明年”等，也可以沒有。當語句有明確的時間狀語時，語句的參考時間（reference time）是時間狀語所表示的那個未來的時間點，應當將其看作一般將來時，當句中沒有明確的將來時間狀語時，語句的參考時間則是說話的當下，應當將其看作最近將來時。因此嚴格來說，“的₁”既可以出現在最近將來時的語句中，也可以出現在一般將來時的語句中。

其次，在語句類型方面，“的₁”除了可以出現於陳述句內，也可以出現於否定句和部分的疑問句內。具體而言，“的₁”可以出現在是非問句、反問句和特指問句中，但不能出現在正反問句中。帶“的₁”的正反問句不能表示一般意義上的疑問，只能表達反問含義。觀察下面的語料：

(28) （你再這樣，）我不去看電影的₁。（[普]：……我就不去看電影了。）

(29) 你去看電影的₁嗎？（[普]：你是要去看電影嗎？）

- (30) 你去不去看電影的。(啊)？
 i. [普]：*你是不是要去看電影？
 ii. [普]：你不去看電影嗎？
 (31) 你等下搞麼事的。(啊)？([普]：你等下準備幹什麼？)

第三，在可嵌套性 (embeddability) 方面，“的。”只能內嵌於講述類動詞或相信類動詞所選的從句內，而無法內嵌於其他類型的從句內。這說明“的。”具有主句效應 (參考 Hooper & Thompson 1973)。

- (32) 他說_{CP}他下午去看電影的。_。([普]：他說他下午會去看電影。)
 (33) 我以為_{CP}他正暫就走的。_。([普]：我以為他現在就要走了。)
 (34) a. *我認得[正暫就走的_J]的那個人。([普]：我認得現在就要走的那個人。)
 b. *我認得[正暫就走的_J]的那個人。
 (35) a. *[我回去的_J]的這個決定搞得我媽媽蠻生氣。([普]：我要回去了的這個決定弄得我媽媽很生氣。)
 b. #[我回去的_J]的這個決定搞得我媽媽蠻生氣。

具體而言，當我們將“的。”內嵌於名詞短語“那個人”的關係從句中時 (見 (34))，會得到一個不合法的語句 (見 (34a))。但有學者可能會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這個句子之所以不合法是違反了這個方言的一個語音規則，即兩個“的”不允許連續出現。然而，即使我們只保存一個“的”，語句依然不合法 (見 (34b))，這充分說明“的。”不能內嵌於關係從句中。類似地，在 (35) 中，當我們將“的。”內嵌於名詞短語“這個決定”的同位語從句中時，也會得到了一個不合法的語句 (見 (35a))。如果我們刪除其中的一個“的”，得到的語句雖然合法 (見 (35b))，但從句無法獲得將來時的解讀，只能得到一個無時態、類似於動名詞的解讀。上述語料證明，“的。”確實具有主句效應。

最後，在句內搭配方面，“的。”對共現的 VP 情狀類型也有一些限制。“的。”最常搭配的是活動類動詞 (activity verbs)，如：“吃飯”、“看電影”等，除此之外，還可以搭配成就類動詞 (verbs of accomplishments) 和達成類動詞 (verbs of achievements)，但一般不與狀態類動詞 (verbs of states) 搭配：

成就類動詞：

- (36) 我下午踢一場球的。_。([普]：我下午準備踢一場球。)
 (37) 我玩幾把遊戲的。_。([普]：我下午準備玩幾把遊戲。)

達成類動詞：

- (38) 我馬上就到的。_。([普]：我馬上就到。)

(39) 我走的_c。([普] : 我走了。)

狀態類動詞 :

(40) * 你曉得這個事的_c。([普] : 你馬上會知道這個事的。)

(41) * 你相信這個事的_c。([普] : 你馬上會相信這個事的。)

3.2. “的_c”和表示最近將來時的“了₂”

“了₂”除了可以標記狀態的改變和完成體之外，還可表示單獨過去時或最近將來時。下面是一些“了₂”標記最近將來時的實例：

(42) 我先走了₂。

(43) 我出門了₂。

(44) 快來，吃飯了₂！

在一些場景下，表示最近將來時的“了₂”可以與“的_c”相互替換：

(45) 我先走的_c/了₂。

(46) 我出門的_c/了₂。

(47) 我學不進去了，去看電影的_c/了₂。

由此可見，在標記最近將來時這一功能上，“的_c”和“了₂”確有相似之處，兩者都可用來表示某個動作即將發生。然而，兩者之間也存在明顯的差別。“了₂”在標記將來時的時候，不允許出現將來時間狀語（金立鑫 1998；彭利貞 2009 等），換言之，“了₂”的參考時間（reference time）必須是說話的當下，例如：

(48) 我（現在/*明天）去看電影了₂。

(49) 我（現在/*等下）出門了₂。

“的_c”在標記將來時的時候則沒有類似的限制：

(50) 我（現在/明天）去看電影的_c。

(51) 我（現在/等下）出門的_c。

(52) 我（現在/幾年後）就回國的_c。

因此，就時制而言，“了₂”只能看作最近將來時的標記，而“的_c”則應該看作最近將來時或一般將來時的標記。

3.3. “的₂”的語篇特點

“的₂”在描述即將發生或在將來某時刻發生的事件時，並不是完全中立的，具有明顯的說話人指向性（speaker-orientedness），用以表達說話人的某種主觀態度和情感。這一特徵在下面的語料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53) 快來，吃飯*的₂了₂！再不來，我們先吃的₂了₂！

例（53）中的前後兩句都是最近將來時，但只有第二句能用“的₂”，第一句不行。這是因為第一句的場景是說話人向聽話人簡單地報告一個即將發生的事件，沒有預設的立場也不帶明顯的感情色彩，因此與“的₂”的話語功能不符，只能使用更為中立的句末助詞“了₂”。第二句的場景則明顯帶有主觀性，說話人為了想催促聽話人，用了略帶威脅的語氣，因此用“的₂”就是合適的。當然，我們也可以使用相對中立的“了₂”，然後通過上下文推導出說話人的語氣。

上面我們列舉了只能用“了₂”不能用“的₂”的情況，下面我們列舉一個只能用“的₂”而不能用“了₂”的情況：

(54) - 你去不去看電影？

- 不去，我去游泳的₂/*了₂。（[普]：……，我待會兒準備去游泳。）

在（54）的答句中，說話人強調了兩個計劃之間的對立性，即“不去看電影”但“去游泳”，這種強對立性代表了說話人強烈的主觀態度，符合“的₂”的話語功能，但與“了₂”的中立性相違背，因此此處只能用“的₂”而不能用“了₂”。

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於“的_a”和“的_b”，“的₂”是可以出現在始發句中的，只是在這種情況下，會話的主觀性不凸顯，因此既可以用“的₂”，也可以用“了₂”：

(55) 我出門的₂了₂啊！

(56) 我撥電話的₂了₂啊！

3.4. 對“的₂”的界定

既然“的₂”既具有顯著的語法功能又具有顯著的話語功能，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界定這個句末助詞呢？它到底應該看作一個語法標記還是語氣標記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的₂”具有完句功能。在沒有趨向動詞“去”的語句中，“的₂”必須強制出現，否則語句不合法：

- (57) a. 我學習 * (的_c) 。 ([普]: 我去學習了。)
b. 我出門 * (的_c) 。 ([普]: 我出門了。)
c. 我走 * (的_c) 。 ([普]: 我走了。)
(58) a. 我明天看電影 * (的_c) 。 ([普]: 我明天會去看電影。)
b. 我等下看書 * (的_c) 。 ([普]: 我等下會看書。)

然而，漢語中純粹的語氣詞不具有完句功能，可以自由隱現：

- (59) a. [普]: 我出門了 (啊) !
b. [普]: 你去不去參加節目 (啊) ?
c. [普]: 你是繼續玩還是回家 (啊) ?
(60) a. [武]: 我出門的 (啊) !
b. [武]: 你去不去參加節目 (啊 / 撒) ?
c. [武]: 你是繼續玩還是回家 (咧) ?

因此，我們認為“的_c”的語法功能——將來時標記——是第一性的，占主導地位，它的話語功能——說話人指向性，則是衍生性的，居次要地位，正是由於這一話語功能，使得“的_c”具有主句效應，不能嵌套於非斷言 (non-assertive) 從句中。那麼，這種功能上的“並存”狀態是如何發生的呢？我們猜測，“的_c”的話語功能體現的是一個虛詞的動態演化過程，它正由一個時態標記向語法化程度更高的話語標記演化，只是就共時層面而言，這個演化尚未完成。另外一個可能性是，“的_c”的話語特徵是與另一個類似的句末助詞“了₂”競爭的結果。換言之，在同時擁有兩個類似的句末助詞時，“的_c”和“了₂”的功能在使用過程中出現了自然分化。

4. 句末“的”句法層級

句法制圖理論認為自然語言中存在豐富的功能語類，這些功能語類按照特定的規律構成功能層級，不同語言在功能層的投射上存在共性 (Rizzi 1997; Cinque 1999)。根據該理論的基本構想，結合漢語句末助詞的具體特徵，鄧思穎 (2010) 將漢語的 IP 層和 CP 層劃分為四個層級：

- (61) 時間 > 焦點 > 程度 > 情感

蔡維天 (2010) 則根據漢語情態動詞的分佈情況，將其分為了知識模態 (epistemic modal)、義務模態 (deontic modal) 和能願模態 (dynamic modal) 三個層級：

- (62) ModP_{epistemic} > TP > ModP_{deontic} > vP > ModP_{dynamic} > V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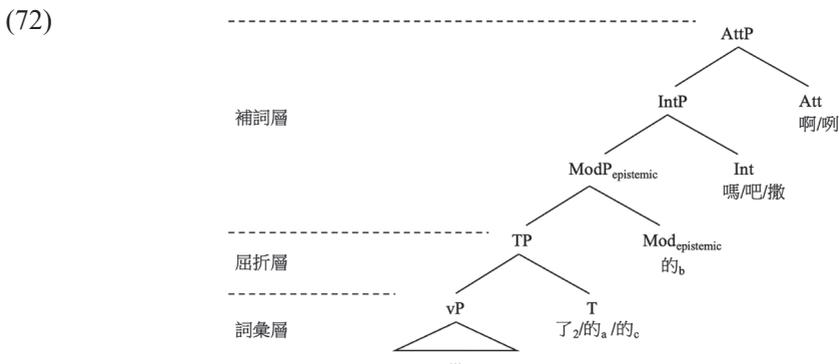
下面我們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描繪句末助詞“的”的句法層級。

我們認為武漢方言的“的_a”與普通話的“的_a”一樣，是一個對比焦點，同時也是一個時制標記，表示絕對過去時，具有完句功能，因此應當置於 TP 層；“的_c”是一個時體標記，表示最近將來或一般將來時，具有 [+future] 的特徵，也應該置於 TP 層。武漢方言中的“的_b”是表達確認的語氣助詞，這種確認一個命題或一個事件真實性的用法屬於知識模態的範疇，應該置於 ModP_{epistemic} 的位置。

不同詞類之間的語序可通過下面的語料呈現出來：⁴

- (63) 你是去年畢業的_a嗎/撒/吧？（的_a<嗎/撒/吧）
 (64) 我是前年畢業的_a啊/咧。（的_a<啊/咧）
 (65) 你（是）會去參加生日聚會的_b嗎/撒/吧？（的_b<嗎/撒/吧）
 (66) 他明天（是）要去學校的_b啊。（的_b<啊）
 (67) 你昨天做了作業的_b嗎/撒/吧？（的_b<嗎/撒/吧）
 (68) 我昨天洗了碗的_b啊/咧。（的_b<啊/咧）
 (69) 我週末去爬黃鶴樓了₂的_b。（了₂<的_a）（=18）
 (70) 你走的_c嗎/吧？（的_c<嗎/吧）
 (71) 我學習的_c啊/咧！（的_c<啊/咧）

為了便於描寫，我們將（61）中的程度類別細分為兩類，一類是知識模態詞投射 ModP_{epistemic}，一類是疑問詞投射 IntP，同時省略一些文章沒有涉及到的功能詞類。最終，我們將武漢方言中句末“的”的句法層級表示如下：



⁴ 由於武漢方言中不允許兩個“的”的疊加，因此無法直接通過語料來測試“的_a”、“的_c”和“的_b”之間的語序。關於其他句末助詞之間的語序關係，前人已有較為詳細的探討，參見胡明揚（1987, 2003）、朱德熙（1982）、鄧思穎（2010）等。

5. 結語

本文主要探討了武漢方言中句末助詞“的”的語法和語義特徵。武漢方言中“的”的用法大體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的_a”表示對比焦點，在時制上表達過去時，這類“的”的用法與普通話基本一致；第二類“的_b”表示確認語氣，用以確認某個命題或發生的事件的真實性，雖然普通話的“的_b”也有類似的功能，但沒有武漢方言的“的_b”使用範圍廣，只能用於非過去時制的語境中，武漢方言的“的_b”既可以用於非過去時制的語境也可以用於過去時制的語境；第三類“的_c”是一個時體標記，用以表達最近將來時或一般將來時，是武漢方言中特有的用法。同時，文章還對比了武漢方言中的“的”與另一個句末助詞“了₂”之間的關係，發現當“的_b”用於過去時制的語境中時，可與表示完成體的“了₂”互換，這是因為表示確認語氣的“的_b”蘊含完成體的語義；“的_c”和“了₂”都可以表示最近將來時，但“的_c”的主觀性更強，具有明顯的說話人指向性。文章最後運用句法製圖理論描述了句末助詞“的”的層級關係，指出“的_a”和“的_c”具有完句功能，佔據 TP 的中心語位置，而“的_b”的句法層級更高屬於知識模態範疇，佔據 ModP_{epistemic} 的中心語位置。

參考文獻

- 蔡維天。2010。談漢語模態詞的分佈與詮釋之對應關係。中國語文 3。208–221, 287。Wei-Tien Tsai. 2010. Tan Hanyu motaici de fenbu yu quanshi zhi duiying guanxi. *Zhongguo Yuwen* 3, 208–221, 287.
- 陳前瑞、胡亞。2016。詞尾和句尾“了”的多功能模式。語言教學與研究 4。66–74。Qianrui Chen & Ya Hu. 2016. Ciwei he juwei “le” de duogongneng moshi.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4, 66–74.
- 鄧思穎。2010。漢語句類和語氣的句法分析。漢語學報 1。59–63, 96。Sze-Wing Tang. 2010. Hanyu julei he yuqi de jufa fenxi. *Hanyu Xuebao* 1, 59–63, 96.
- 范曉蕾。2017。基於漢語方言的慣常範疇研究。當代語言學 4。561–590。Xiaolei Fan. 2017. Jiyu Hanyu fangyan de guanchang fanchou yanjiu. *Dangdai Yuyanxue* 4, 561–590.
- 范曉蕾。2024。句末助詞“的”的功能分類及語義演變。漢語學報 2。2–14。Xiaolei Fan. 2024. Jumo zhuci “de” de gongneng fenlei ji yuyi yanbian. *Hanyu Xuebao* 2, 2–14.
- 胡明揚。1987。北京話初探。北京：商務印書館。Mingyang Hu. 1987. *Beijingshua Chutan*.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胡明揚。2003。北京話的語氣助詞和歎詞。見胡明揚（編），胡明揚語言學論文集，97–118。北京：商務印書館。Mingyang Hu. 2003. Beijingshua de yuqi zhuci he tanci. In Mingyang Hu (ed.), *Hu Mingyang Yuyanxue Lunwenji*, 97–118.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金立鑫。1998。試論“了”的時體特徵。語言教學與研究 1。105–119。Lixin Jin. 1998. Shilun “le” de shiti tezheng.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1, 105–119.
- 李訥、安珊笛、張伯江。1998。從話語角度論證語氣詞“的”。中國語文 2。93–102。Charles N. Li, Sandra A. Thompson & Bojiang Zhang. 1998. Cong huayu jiaodu lunzheng yuqici “de”. *Zhongguo Yuwen* 2, 93–102.



- 林若望。2016。“的”字結構、模態與違實推理。中國語文 2。131–151, 254。Jo-Wang Lin. 2016. “De” zi jiegou, motai yu weishi tuili. *Zhongguo Yuwen* 2. 131–151, 254.
- 劉瑩、程工。2021。從焦點的類型看“的”字結構的語義。中國語文 1。28–42, 126–127。Ying Liu & Gong Cheng. 2021. Cong jiao dian de leixing kan “de” zi jiegou de yuyi. *Zhongguo Yuwen* 1. 28–42, 126–127.
- 彭利貞。2009。論一種對情態敏感的“了₂”。中國語文 6。506–517, 575–576。Lizhen Peng. 2009. Lun yizhong dui qingtai mingan de “le₂”. *Zhongguo Yuwen* 6. 506–517, 575–576.
- 完權。2013。事態句中的“的”。中國語文 1。51–61, 96。Quan Wan. 2013. Shitaiju zhong de “de”. *Zhongguo Yuwen* 1. 51–61, 96.
- 向思琪、范曉蕾。2022。萬州話的句末助詞“的”。見復旦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科《語言研究集刊》編委會（編），語言研究集刊（第二十九輯），177–195, 403–404。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Siqi Xiang & Xiaolei Fan. 2022. Wanzhouhua de jumo zhuci “de”. In Fudan Daxue Hanyuyan Wenzhi Xueke *Yuyan Yanjiu Jikan* Bianweihui (ed.), *Yuyan Yanjiu Jikan*, di’ershijiu ji, 177–195, 403–404. Shanghai: Shanghai Cishu Chubanshe.
- 袁毓林。2003。從焦點理論看句尾“的”的句法語義功能。中國語文 1。3–16, 95。Yulin Yuan. 2003. Cong jiaodian lilun kan juwei “de” de jufa yuyi gongneng. *Zhongguo Yuwen* 1. 3–16, 95.
-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Dexi Zhu. 1982. *Yufa Jiangyi*.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 Cinque, Guglielmo. 1999. *Adverbs and functional heads: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oper, Joan B. & Sandra A. Thompson. 1973.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root transformations. *Linguistic Inquiry* 4(4). 465–497.
- Paul, Waltraud & John Whitman. 2008. *Shi...de* focus clefts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Linguistic Review* 25(3–4). 413–451.
-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In Liliane Haegeman (ed.), *Elements of grammar: Handbook in generative syntax*, 281–337. Dordrecht: Kluwer.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de* in the Wuhan dialect

Chen Zhao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grammatical and semantic-pragmatic features of the sentence-final particle *de* in the Wuhan dialect. The study reveals two distinctive usages of *de* in the Wuhan dialect that differ from Standard Mandarin: First, the confirmative *de* in the Wuhan dialect exhibits a broader functional scope, serving both to affirm the truthfulness of a proposition and to verify the occurrence of past events. Second, *de* can function as a tense marker, indicating either the immediate future or general future tense. The article also compares *de* with another sentence-final particle *le* in the Wuhan dialect, noting that although these particles permit interchangeable usage in certain contexts, they maintain distinct grammatical and pragmatic boundaries. Finally, employing the cartographic approach, the paper delineates the syntactic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de* in the Wuhan dialect.

Keywords

Wuhan dialect, sentence-final particle *de*, tense marker, syntactic cartography

通訊地址：武漢 武昌區 武漢大學 外國語言文學學院

電郵地址：zhaochen312@126.com

收到稿件日期：2024年8月30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5年5月19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5年6月2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5年6月18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5年7月31日

